

☐ 鲁海

纪念

□陈宪禹

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落下来。

一屋子的熟悉，八仙桌、太师椅、紫砂壶、象棋……唯独不见了爷爷。

仿佛昨天我们还坐在那儿下棋，仿佛昨天我们还一起喝茶，仿佛昨天我们还一起扫雪，也仿佛就是昨天，那熟悉的音容笑貌，那伟岸的身躯，终化为一抔灰土，永不能再相见！

我擦了擦泪，我不想让奶奶看见。

我坐到了太师椅上，情不自禁地点燃了一只烟，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。爷爷在时，好像就是这样子，我脑海中出现了爷爷坐于此吸烟的镜像来……

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又落下来……

我随手拿过爷爷年轻时的一张黑白底色的相片。那是他与同事们的一张合影。爷爷那时究竟多少岁，我也不知道。魁梧的身材，板正的制服，英俊的脸庞，我只知道，那是年轻时的爷爷。照相的地点是爷爷一生引以为豪的单位——中铁四局。那时的爷爷好年轻啊！然而，就这么不知不觉中，爷爷的一生已经终结。

我胡乱地想着，忍不住想起了爷爷最后痛苦的样子：每一次呼吸都那么困难，一口气咽下去，要费那么大的劲才能再呼出来，一呼一吸，都仿佛紧紧揪住我的心跳。

我擦了擦泪，无意识地用爷爷留下的紫砂壶倒了一杯水，机械地喝下。其实，我并没有渴的意思。

然而，这又使我想起了爷爷生前的饮食景象，引发我心里阵阵的酸痛。

自病情加重的一年多来，爷爷每一次吃饭，都是吃一口吐大半口出来。有时，爷爷自己也热得辛苦，常发脾气。

1944年，我还是一名中学生，但喜欢新文学著作，崇拜一些著名作家。这时候北京出版有一种《中华周刊》，刊出了一个《青岛与作家》的专栏，介绍了曾在青岛生活、工作过的六七位作家，有王统照、闻一多、老舍、洪深……，在我读后才知道这么多作家曾在青岛生活过，由此而感到十分兴奋。

1948年，跟随着山音（吕冀去观海二路拜访过我崇拜的王统照先生，他住在观海山巅，进门以后上三层院落，许多石阶，是平房，由于地势高，许多回忆文章都将其说成是“小楼”。

1949年，毛泽东发表了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，其中提到知识分子应向闻一多学习。青岛解放后，山东大学把闻一多的故居称为“一多楼”。这两处名人故居大家都知道。

康有为1923年居于青岛，1924年购宅，1927年病逝于青岛。但康有为故居是在哪里？我父亲在世时曾说康宅的院子很大，百姓们称为“康家花园”，但父亲早逝，没留下具体地址。1980年康有为女儿康同环的女婿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师李云光先生出版了一本

《康有为家书考释》，其中说道，康有为在青岛购下了“德国提督楼”。德占早期中国百姓把德国总督称为“提督”，“提督楼”是后来建的迎宾馆，即今德总督官邸，是一座豪宅，我给李云光先生写信说：这不可能：一，从未听说过迎宾馆卖给过康有为；二，康有为也买不起迎宾馆，从此与李玉光及他在海外的亲属通信二十多次，落实康宅旧址，但都难以定下。他寄来的信封复印件是“福山路六号”，我把今天的福山路六号照片寄去，李云光先生回信讲：他岳母康同环说不是，之后李云光先生寄来六张旧照，不过是室内照片，凭着窗户的形状和地面、墙壁，确定下来是今天的福山支路五号，路名、门牌都已经变了，现在称为康有为纪念馆，不过很遗憾，当年住在这里的是康有为的儿女们和随从人员都在海外，一直没有来青岛过。当时落实这样一处名人故居用了一年的时间。


1980年认识了老舍夫人胡絮青先生，就问她当年在青岛的时候他们一家住在什么地方，她回信说：“初住登州路，不久迁金口二路（今金口三路）。1936年又迁至黄县路四号，在这里老舍

说“我非得活活饿死不可！你们快找点药把我给药死”每每看见爷爷的痛苦，奶奶、爸爸、妈妈也总是抹眼泪，他们常安慰爷爷：“等食里的炎症消了，病就好了”仿佛这些能打消爷爷什么疑虑似的，过后，爷爷就能坚持着生活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从爷爷后倒下起不了床，到最后三十六天的时间里，爷爷口饭都没吃。就连水，我们一次不给爷爷喝，爷爷也总是“咕”一口，便完全吐出来。每天靠输液维持着。在最后的昏迷阶段，有一次爷爷醒来，迷迷糊糊地问我妈，“家还有粮食吗？”我说说，“有”爷爷说，“有也不能吃吧，下来给家里吃吧。”然后，又过了一会儿，爷爷冲我说“我”“得慌啊！”我听后，心如刀割。我不知道，爷爷想起了什么，说出这番话。我猜爷爷大约想起了少时被抄家后，家里一段艰苦时光来。从那之爷爷没再说过话。

我忍不住地回忆着……我是八月十二日晚上赶家的。当时，我只得知爷爷病情比我开学回校时更重。我当时进到屋里看爷爷，爷爷仰着头看着我笑。我满高兴。我妈在旁告诉我，爷爷不认人了，看谁都这样笑。”我当时一下子呆住

了。很难。爷爷依然紧坐着，爷爷了！来。笑。爷爷的儿子并想开听清认出来。爷爷的爷爷的凸，架上的有的我回来再为按照穿戴风爷爷黑呢舒心。体，上午走。手把回来人，骨灰



创作了《骆驼祥子》等作品”。我把黄县路四号的照片寄去，她却说不是一个，我又把黄县路及周围画了一个图，请她标示。特别画出了黄县路的那座石桥，她先说记不起来有座石桥，于是搁置起来。1982年胡絮青重回青岛，一下子就带到了黄县路那条小巷内，现在的门牌已经是十二号了，这才确定下来。但完全说清楚还是黄宗江、黄宗英兄妹。原来老舍一家住进来住在楼下，而之前黄氏一家在青岛时住在该房子的楼上，（黄家搬离后数月，老舍家才租住进楼下）黄宗英明确说：“过去有两个院门，一个是现在的院门，门牌是黄县路。还有一个西门在龙口路的小巷里，他们多走龙口路的院门。”难怪胡絮青记不得那座石桥。


读巴金一篇文章，说1932年来青岛，住在一个朋友“山上的宿舍里”，我写信问巴老，巴金回信说：这个朋友就是沈从文，“山中宿舍”是八关山麓的八关山。于是又写信问沈从文他说是福山路三号，他住进去的时候房子刚建好，由于门牌的变化还不敢肯定，去北京拜访沈从文先生的时候，他给看了一张照片，果

本来耳背，现在更是见声音，我喊爷爷，爷爷还是看着我笑。我赶爷爷身边，大声喊“爷爷是方啊！你不认识我握着爷爷的手，哭起来了，我看见爷爷脸上的了，瞅着我。接着，爷爷在用力握我的手，身着向我靠拢，并一直和我说话，虽然我没。但是，我知道，爷爷来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冲着我笑起来。

松开了爷爷的手，让静静地躺着。我看着爷爷：脸颊深陷，颧骨高，身体也如在一副骨紧紧地裹了一层皮，所作都不能自己完成。的第二天，大夫已不爷输液，停止治疗。

爷走后，妈妈和奶奶里的习俗给爷爷打扮后，奶奶把一件黑呢给爷爷穿上。奶奶说前很爱穿，很喜欢穿风衣，要把爷爷打扮上路。

为爷爷守了一夜的遗最后的告别。第二天人们把爷爷的遗体抬午回来时，是哥哥亲爷的骨灰捧回。哥哥着对我说：“那么一个示，出来，就这么一抔



快乐是一种

董立勤

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：多年前，在偏僻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里，孩子考取了初中，要到五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。全家人为给孩子买一个书包和置办一身衣服而犯了难，孩子愁眉苦脸地直叹气。

这时，他的妈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段话：

“孩子，你要保持快乐，这是我们穷人最后的奢侈。不要轻易丢掉快乐的习惯，否则我们将更加一无所有。快乐是一种美德。”

“你要学会在上学的路上，在每一个清晨或者傍晚，仔细倾听万物的语言，试着与旁边的河流、山丘、树木、花草交谈，在你经过的每一个村庄，给那里的人留下你的笑声。”

“如果你明白了快乐是一种美德的道理，那么你就会把快乐随时带在身边，无论你的书包有多重，你也不会把它扔到路边或者沟里。”

“你要记住，快乐是能够传染的。你要把你的快乐传染给你身边的每个人，无论是你的同学还是老师，无论是穷人的孩子还是富家的孩子，无论是劳累的农民还是生病的旅人，无论是赤脚跑的孩子还是为找米下锅犯愁的母亲，无论是推车的成年人还是放羊拔草的少年儿童，你都要把快乐传染给他们，让他们和你一样，像鲜花一样绽开笑脸。”

“快乐是一种美德，你给了别人快乐，别人也会给你帮助；快乐会让人记住你，让你在人们的心中永驻。孩子，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！谁说我们穷？我们富裕着呢，照着去做吧！”

后来，那个孩子非常健康地在贫困中成长，有着很好的心理素质，也有着极好的人缘，参加了军、提了干，后来转业到地方国家机关，成为同龄人中佼佼的厅级干部。

有人说， “装出来的快乐不值钱”。我持赞同态度。

经常情况下，快乐并不是什

萧军的文章中明确记为观象一路一号。但门牌有否改变呢？把照片寄给了萧军，他来信不但确定了是这小楼并赋两首诗：

一：
小楼犹似故时家，四十年前一梦赊。
碧海临窗瞰左右，青山傍户路三岔。
深宵灯火迷星斗，远浦归帆贵浪花。
往事悠悠余几许，双双鸥影舞残霞。

二：
生死别离两浮沉，玉洁冰壶一寸心。
缘聚缘分原自幻，花开花谢罔怜神。
珠残镜破应难卜，雨走运行取次分。
尽有伯牙琴韵在，高山流水那堪闻。

美德

么时候都有的，相反，不快乐的时候倒是常常有。为了一种需要，为了一种责任，为了他人的幸福，主动去装出一份快乐，与别人的感受交织在一起，与一个特殊的环境相匹配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。

有一对年轻夫妇因性格不合离异了，但双方的父母都年纪大了，经不住儿女离异的打击，所以这对夫妇一直未向父母吐露真情，并相互约定，每月一起到双方父母那里去一次，吃一顿饭，陪老人说说说话儿。

可以想象，为了让老人们快乐，他俩必须假装快乐，其实是不快乐的。这场戏他们一直演了10年，至今还未收场。虽然假装是别扭的，但看到老人们很快快乐，他们也感到值得。

我很佩服他们。原因就是，这个世界的良好，既是由表里如一的快乐构成的，也有假装的快乐在背后所起的作用。假装快乐能够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快乐，难道不高尚吗？

再让我们听一个故事：
有个男孩养了只小乌龟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小男孩想让这只乌龟探出头来，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办法，却怎么也未能如愿。

他试着用手去拍打它，用棍子去敲击它……但任凭他怎么怕、怎么敲，乌龟就是动也不动，气得他一整天噘着小嘴，很不开心。

后来，他的祖父看到了，笑了笑，帮他把那只乌龟放到了一个暖炉上面。过了一会儿，乌龟因温暖而渐渐地把头、四肢和尾巴伸出了壳外。

男孩开心地笑了。他的祖父对他说：“当你想要让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、去改变时，记住不要采取攻击的方式，而要给予他关怀和温暖，这样的方法往往更加有效。”

关怀和温暖，既是一种美德，又是快乐的源泉。

编辑：张潇元 组版：台丽娜

□陈宪禹

我最终还是忍不住落下了泪来。

一屋子的熟悉，八仙桌、太师椅、紫砂壶、象棋……唯独不见了爷爷。

仿佛昨天我们还坐在那里下棋，仿佛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喝茶，仿佛昨天我们还一起扫雪，也仿佛就是昨天，那熟悉的声音笑貌，那伟岸的身躯，终化为一抔灰土，永不能再相见！

我擦了擦泪，我不想让奶奶看见。

我坐到了太师椅上去，情不自禁地点燃了一只烟，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。爷爷在时，好像就是这样子，我脑海中出现了爷爷坐于此吸烟的镜像来……

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又落下了泪来……

我随手拿过爷爷年轻时的——一张黑白底色的相片。那是他与同事们的一张合影。爷爷那时究竟多少岁，我也不知道。魁梧的身材，板正的制服，英俊的脸庞，我只知道，那是年轻时的爷爷。照相的地点是爷爷一生引以为豪的单位——中铁四局。那时的爷爷好年轻啊！然而，就这么不知不觉中，爷爷的一生已经终结。

我胡乱地想着，忍不住想起了爷爷最后痛苦的样子：每一次呼吸都那么困难，一口气咽下去，要费那么大的劲才能再呼出来，一呼一吸，都仿佛紧紧揪住我的心跳。

我擦了擦泪，无意识地用爷爷留下的紫砂壶倒了一杯水，机械地喝下。其实，我并没有渴的意思。

然而，这又使我想起了爷爷生前的饮食景象，引发我心里阵阵的酸痛。


自病情加重的一年多来，爷爷每一次吃饭，都是吃一口吐大半口出来。有时，爷爷自己也熬得辛苦，常发脾气。

我说“我非得活活饿死不可！你们快找点药把我给药死吧！”每每看见爷爷的痛苦，奶奶、爸爸、妈妈也总是抹眼泪。他们常安慰爷爷：“等食道里的炎症消了，病就好了。”仿佛这些能打消爷爷什么疑虑似的，过后，爷爷就能坚持着生活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从爷爷最后倒下起不了床，到最后走，三十六天的时间里，爷爷一口饭都没吃。就连水，我们每次给爷爷喝，爷爷也总是喝一口，便完全吐出来。每天只靠输液维持着。在最后几天的昏迷阶段，有一次爷爷醒来，迷迷糊糊地问我妈，“家里还有粮食吗？”我妈说，“有啊。”爷爷说，“有也不能吃吧，留下来给家里吃吧。”然后又过了一會兒，爷爷冲我说“我饿得慌啊！”我听后，心如刀绞。我不知道，爷爷想起了什么说出这番话。我猜爷爷大约是想起了少时被抄家后，家里那一段艰苦时光来。从那之后，爷爷没再说过话。

我忍不住地回忆着……

我是八月十二日晚上赶回家的。当时，我只得知爷爷的病情比我开学回校时更重了。我当时进到屋里看爷爷，爷爷仰着头看着我笑。我满心高兴。我妈在旁告诉我，“你爷爷不认人了，看谁都这么笑。”我当时一下子呆住




了。爷爷本来耳背，现在更是很难听见声音，我喊爷爷，爷爷依然还是看着我笑。我赶紧坐到爷爷身边，大声喊“爷爷，我是方啊！你不认识我了！”我握着爷爷的手，哭起来。忽然，我看见爷爷脸上的笑消失了，揪着我。接着，爷爷的手在用力握我的手，鼻子试着向我靠拢，并一直想开口和我说话，虽然我没听清楚。但是，我知道，爷爷认出我来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爷爷又冲着我笑起来。

我松开了爷爷的手，让爷爷静静地躺着。我看着爷爷的形貌：脸颊深陷，颧骨高凸，整个身体也如在一副骨架上紧紧地裹了一层皮，所有的动作都不能自己完成。我回家的第二天，大夫已不再为爷爷输液，停止治疗。

爷爷走后，妈妈和奶奶按照乡里的习俗给爷爷打扮穿戴。最后，奶奶把一件黑呢子风衣给爷爷穿上。奶奶说爷爷生前很爱好，很喜欢穿黑呢子风衣，要把爷爷打扮舒心上路。

我为爷爷守了一夜的遗体，做了最后的道别。第二天上午，人们把爷爷的遗体抬走。等下午回来时，是哥哥亲手把爷爷的骨灰捧回。哥哥回来哭着对我说：“那么一个人，进去，出来，就这么一抔骨灰。”



☐ 董立勤

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：多年前，在偏僻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里，孩子考取了初中，要到五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。全家人为给孩子买一个书包和置办一身衣服而犯了难，孩子愁眉苦脸地直叹气。

这时，他的妈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段话：

“孩子，你要保持快乐，这是我们穷人最后的奢侈。不要轻易丢掉快乐的习惯，否则我们将更加一无所有。快乐是一种美德。

“你要学会在上学的路上，在每一个清晨或者傍晚，仔细倾听万物的语言，试着与旁边的河流、山丘、树木、花草交谈，在你经过的每一个村庄，给那里的人留下你的笑声。

“如果你明白了快乐是一种美德的道理，那么你就会把快乐随时带在身边，无论你的书包有多重，你也不会把它扔到路边或者沟里。

“你要记住，快乐是能够传染的。你要把你的快乐传染给你旁边的每个人，无论是你的同学还是老师，无论是穷人的孩子还是富家的孩子，无论是劳累的农夫还是生病的旅人，无论是赤脚光腚的孩子还是为找米下锅犯愁的母亲，无论是推车的成年人还是放羊拔草的少年儿童，你都要把快乐传染给他们，让他们和你一样，像鲜花一样绽开笑脸。

“快乐是一种美德，你给了别人快乐，别人也会给你帮助；快乐会让人记住你，让你在人们的心中永驻。孩子，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！谁说我们穷？我们富裕着呢，照着去做吧！”

后来，那个孩子非常健康地在贫困中长大，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，也有着极好的人缘，参了军、提了干，后来转业到地方国家机关，成为同龄人中佼佼的厅级干部。

有人说过，“装出来的快乐也值钱”。我持赞同态度。

经常情况下，快乐并不是什

时候都有的，相反，不快乐的时候倒是常常有。为了一种需要，为了一种责任，为了他人的幸福，主动去装出一份快乐，与别人的感受交织在一起，与一个特殊的环境相匹配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。

有一对年轻夫妇因性格不合离异了，但双方的父母都年纪大了，经不住儿女离异的打击，所以这对夫妇一直未向父母吐露真情，并相互约定，每月一起到双方父母那里去一次，吃一顿饭，陪老人说说话儿。

可以想象，为了让老人们快乐，他俩必须假装快乐，其实是不快乐的。这场戏他们一直演了10年，至今还未收场。虽然假装是别扭的，但看到老人们很快快乐，他们也感到值得。

我很佩服他们。原因就是，这个世界的快乐，既是由表里如一真实的快乐构成的，也有假装的快乐在背后所起的作用。假装快乐能够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快乐，难道不高尚吗？

再让我们听一个故事：

有个男孩养了只小乌龟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小男孩想让它只乌龟探出头来，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办法，却怎么也未能如愿。

他试着用手去拍打它，用棍子去敲击它……但任凭他怎么拍、怎么敲，乌龟就是动也不动，气得他一整天噘着小嘴，很不开心。

后来，他的祖父看到了，笑了笑，帮他把那只乌龟放到了一个暖炉上面。过了一会儿，乌龟因温暖而渐渐地把头、四肢和尾巴伸出了壳外。

男孩开心地笑了。他的祖父对他说：“当你想要让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、去改变时，记住不要采取攻击的方式，而要给予他关怀和温暖，这样的方法往往更加有效。”

关怀和温暖，既是一种美德，又是快乐的源泉。

编辑：张潇元 组版：台丽娜